

盛瑞格著

傳統文學新論

八十四歲老人

姚雪垠題



盛瑞松著

傳統文學新論

八十四歲老人

姚雪垠題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第10号

传统文学新论

盛瑞裕 著

责任编辑 唐元瑜 徐汉明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 邮编:430074)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100

ISBN 7—5609—0951—5/I·35

定价:6.80元

序

认识盛瑞裕同志已有十多年了，那时他正在研究《聊斋》，撰写着洋洋万言的论文。他将文章送给我看，然后我们一起切磋，有时讨论非常热烈。这就是古人说的“以文会友”吧。我拜读瑞裕同志的文章，有两个印象至今犹甚鲜明，一是他的作家作品研究，总是围绕着作品进行，注重对人物、情节、细节的感受和分析，因此不仅在论述方面深中肯綮，而且文章蔼然可亲，具有可读性。二是他不满足于别人已有的结论，而是力求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自己能有新的发明，新的发现。

好几年不读瑞裕同志的文章了，现在他又拿出一部刚杀青的论著手稿——《传统文学新论》——交给我，并嘱我作序。我拜读了其中大部分佳作之后，深感瑞裕同志这些年来在学术上大为精进。这不仅表现在他学术研究涉猎面之广，也不仅表现在他对材料旁征博引、爬梳剔抉的一番细致而扎实的考证功夫上，而且还表现在发扬了他往日优良的学风，在研究中贯串着创新思维，别出机杼，刻意求新。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新，据我理解，既包括古代文学巨大内涵中尚未被前人所认识的新的蕴藉，也包括我们伟大时代所赋予的新义，同时还包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我读瑞裕同志的这些佳作，总觉得洋溢于字里行间的，是他对一个历史时代新的文学潮流的敏锐感，是他对文学由楼台亭阁走向街衢里巷的虔诚礼赞，是他对敢于和封建正统观念抗衡的叛逆

A46 05/12

精神的由衷钦慕。总之,无论研究课题的选定,研究的思想观念、视角以及研究方法的更新,都说明了近几年来他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新意的追求。

本书的上编以“盗火”寄寓了对新思潮和叛逆精神的讴歌。明清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在文学领域,新的文学思潮和通俗文学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文坛。在《李贽和晚明新文艺思潮》中,将李贽对传统思想的叛逆精神置于世界文化大背景下,采用比较的方法,说明他较之世界许多文化先驱具有着更深刻的见地和更顽强的叛逆精神。而《袁中郎的通俗文学观》,则通过对这位公安派文学领袖的全面概括,论证了晚明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与提倡者理论建树的密切关系,从而肯定了袁氏在倡导通俗文学中的卓越功绩。而在金圣叹、高鹗的评价方面,通过对“惊噩梦”和“宝玉出家”的深入分析,对这两位文学巨匠的功过是非作出了颇为独到的评判。

本书中编所论及的《木兰诗》、《十五贯》和崔颢的作品,均有其自成机杼之处;而有关《三国演义》的三篇文章,则从新的角度论证了这部伟大的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文化价值。《三国演义》是一部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对我们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着巨大影响的作品。以往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只重视其文学价值,而文学价值中又偏重社会历史意义的开掘。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的拓展,《三国演义》由文学价值的研究拓展到了文化价值的研究,无疑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和进步。瑞裕同志无论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上去考察,或者从爱新觉罗氏“习之不倦,揣摩唯精”中进行应用研究,都是在对这部名著探骊的水域中腾起一朵活泼的浪花。

本书下编是一组考证、思辨和论争的文字,其中《莫将楚俗夸尽美》、《从“淫祀”引发的思考》两篇,论述了世俗文化的原始形态,同时更强调要突破前人思路,要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读出新意。

以上对瑞裕同志的论著——《传统文学新论》——作了粗浅评

述,可以看出求新创意不仅是作者在研究中执着的追求和努力,而且也是这部论著的总体风格和特色。这部论著定名为《传统文学新论》,这个题意,我以为是符合内容的实际的。瑞裕同志的教学和其他工作任务都很繁重,但他近几年中竟出版了好几部著作,其中既有理论专著,也有古籍整理,还有文学创作,就此足见他笔耕之勤奋。我愿借此撰写序言的机会,祝愿他在教学和研究等工作中,再创新成果。

周 勃

1994年4月13日于灯下



盛瑞裕, 1941 年 10 月生, 广东大埔人。1965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1 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元明清文学专业, 获硕士学位。现为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系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武汉《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三国演义》学会理事、湖北省《水浒》研究会理事、赤壁古战场保护开发建设研究会理事、《中国故事大观丛书》主编。著有《〈聊斋〉人物塑造艺术研究》、《花妖狐魅话聊斋》、《传统文学新论》; 整理的古籍有《日本轮王寺秘藏〈水浒〉》、《夜谭随录》、《黄帝阴符经全书》; 编著有《中国狐精故事大观》、《中国花神花妖故事大观》、《中国梦幻故事大观》等; 创作有长篇小说《鬼谷子春秋》、《鬼谷子传奇》及诗词曲、散文、随笔等。先后在《国际聊斋论文集》、《文学评论丛刊》、《蒲松龄研究》和《文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和论集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目 录

序.....	周 勃(1)
--------	----------

上编 采颢天火照人间.....	(1)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3)
鬼谷先生的神龙首尾.....	(21)
李贽和晚明新文艺思潮.....	(39)
袁中郎的通俗文学观.....	(52)
金圣叹与“惊噩梦”.....	(64)
站在文学巨人肩上的高鹗.....	(74)

中编 纸张尤比金石寿.....	(91)
《木兰诗》中品丹青.....	(93)
崔颢诗简论.....	(102)
妙意兼从节律出.....	(110)
青胜于蓝的《十五贯》.....	(117)
《三国演义》在世界小说坐标上.....	(134)
爱新觉罗氏得天下之奇书.....	(142)
独具其妙的钟批《三国》.....	(155)
水泊梁山论.....	(165)

下编	试将磨洗认前朝·····	(185)
	莫将楚俗夸尽美·····	(187)
	从“淫祀”引发的思考·····	(194)
	古赤壁辨真·····	(200)
	何时出现《孔雀东南飞》·····	(206)
	为孙夫人辩诬·····	(212)
	稀见小说《三国因》探考·····	(220)
	〔附〕《三国因》点校·····	(223)
跋	·····	(238)

上 编

采撷天火照人间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

《道德经》因老子而生，老子因《道德经》而名，且居世界文化史上的圣哲之首席，由此而奠基了影响深广的道家文化。因此，“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命题，便成为道之不尽的永远话题。

概略言之：这个延续了近24个世纪，牵动过七八十代人的争论，至今仍未达于一统；而人们的关注之情则有增无已，且不说中国大陆，仅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新出版了十余种、总计数百万册的《道德经》，读者之众、需求之旺，由此可见一斑。放眼域外，今日之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都有老子的天地，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其前总统里根执政时，在一次演说中就曾因引述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而激起美国人又一次争读《道德经》的热情。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结晶物的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在发达的现代商业文明的世界不脛而走，以巨大的涵容性和普遍性品格，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整个人类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正如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可以贡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那样，老子和他的《道德经》也已在和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创新作出贡献，它有如玄珠，具有着澄明五内、装点万象的特殊价值。

凡美之物，人共宝爱之，故探讨如后。

(一)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一函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

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八个字，可谓一字千钧，自“五四”时代激起大浪，便余波不绝，至今仍为世人所极大注意并产生出浓厚的求解兴趣。

用追根溯源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儒道互补、儒道交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儒是儒，道是道，泾渭分明，何尝有什么互补和交汇？诚然，儒家主仁倡礼，道家体道证物；儒家信奉天命，道家师法自然；儒家涉世干政，道家隐迹脱俗；儒家执着功业，道家超然物外；儒家中庸，道家无为……它们确实有很多不同乃至对立，两者互为反动。可是，事实呢？且看历代君王，其治国之大术，往往都“以霸王道杂用之。”那些明白个中奥妙的统治集团人物，即使在儒家思想“定于一尊”的时候，也决不愿就此放弃道家思想的。因为霸道、王道各有其用，道家、儒家均有其长。至于封建时代文人的共同心理状况，则更是儒道互补。他们大都在朝则外儒内道，在野则外道内儒，这并非二重人格，而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养分，融入到血液精髓，两者的作用力可以依据形势，自在消长、交替显示。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诸葛亮，这位后世民众心目中的智慧、忠贞的化身，在“躬耕陇亩”、隐居南阳时，表现为优游闲适、不求闻达、一派超然物外的逍遥姿态。可内里又如何呢？且看刘玄德三顾茅庐，一个出山治世的机遇出现时，他终于不再甘于寂寞，当即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内儒”的长期作用，他此时即便意欲献策，一时也不可能完成对天下大局形势的材料积累和分析提炼呀！再看他执掌蜀汉丞相大印时，偏又没忘记羽扇鹤氅的道者风范，这一切便可了然，而无需焦虑莫解了。另一个范例则是才华横溢、浪漫潇洒的谪仙人李白，这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物，“道”的气息无疑十分炽烈，可是不也轻易地就卷进永王璘的“叛变”旋涡之中去了吗？这显然又是出于“内儒”心态的作用。而历史上大量或请求致仕，或挂冠归林的人物，尽管原因各别，但“内道”的作用力是绝不能轻估的。即便如苏轼的“外

儒”十足，失意时虽不肯毅然归官，却难逃如《大江东去》的喟叹，依然透露出内心深处的“道”念。由此，足见儒道互补、儒道交汇，且互为消长的态势，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沉淀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影响到整个国民的性格。有道是：“若惊道术多奇变，请向兴亡事里寻。”

拂去岁月的风尘，翻开历史的大书，探根寻源，便可看到：早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礼崩乐坏”，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思想界如脱缰之野马，大大突破了旧的思维惯性。一时间，各种思想、学派应运而生，无不力图解释现实的困惑，于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其价值辉煌而深远。这一切当然是彼时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可诸子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学说竟能影响到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其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道家及其学说，是诸子家数中唯一堪与儒家及儒学匹敌的大家、显学。《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源，出于老子”。那么，这位道家的开山鼻祖老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其生平事迹颇为简单，不妨征引如下：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

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史籍中，还有《左传》、《庄子》和《孔子家语》等，亦载有类似内容。因此，司马迁的记载，除关令尹喜强请著书一节令人生疑外，其基干部分，似无伪饰之弊，可以为信。按一般规律，著书是不可“强”逼的，非发之于心，何能成篇？老子彼时急于出关，意在隐世，又何苦龙腾而留兽迹？即便权宜，也难倚马而待五千言，况且这又是何等精妙深邃的五千言啊！再说，观《道德经》之宗旨，若老子原本无意著书，此时又岂肯多此一举、自相矛盾呢！因此，倒不如宁视为老子出关、尹喜慕名问道，老子视其可传，遂出已著之书令其传世为妥。

由此，可以粗略勾画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他做过周王室的管理图书典籍的官员，学问渊博。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曾向他问“道”，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年纪比孔子为大，因不满现实，最后出关西去，隐没而不知所终。著有《道德经》行世。

作为历史人物，老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大宗师。作为传说人物，他上接黄帝，下连庄周，西化流沙，寿数绵长。后世添加附会，奉为道教教主，并不断神化，于是有了三清尊神之一的道德天尊和太上玄元皇帝、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等头衔，在天上有八卦炉，在地面有无数胜迹。这些当然是不可实信的了。

（二）

《道德经》的现实存在，是今天研究老子的客观依据。但是，一提到这部著作，人们便很容易联想到道家玄机，希望能从中获得破译人类神秘现象的指令。其实，所谓道家玄机，指的仅仅是其书的深奥义理而已，这无疑是严肃的哲学问题，同时对传统的文艺学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那么，长期笼罩在《道德经》上的神秘气云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出于老子提出的“道”的概念本身的模糊和多义。它描述的人

类思维之混沌初开的原始状态，具有几乎不可验证的特点，因此后人便径自揣摩，其品味的收获自必与原意出现差距，而市俗的需求又人为地将差距无限扩充，玄也便无可避免了。

我们认为：早熟的老子，在色彩绚丽、奇妙迷人的楚文化氛围中，以敏锐的观察、精妙的玄思，把感觉和经验提炼为“永恒的哲理”，从而构筑起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宇宙系统理论，这就是“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于是就逐步有了后人所说的由“道”而生“阴阳”，由“阴阳”而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的生成模式，以解释万物之源莫非道、万物构成出于道的理论。由于这个“道”为至上的玄妙理论，是产生并构筑于巫覡之风盛行的三楚大地上的，因而它必然会被拿来与神鬼谱系结下难解之缘，科学在这里一开始就涂抹成玄学的面目涉世，产生了似乎说不清、道不明的广泛影响。而巫覡、术士们又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感觉上的相似，进行多方位的比附，从植物的生长比附出生命的延续，并创造性地“找”到了达到目的地所使用的“运载工具”——炼丹之术，以及包括气功在内的一系列健身壮体的“长生”手段。这一切又多以斋醮、祝咒、符箓等奇幻形式加以表现和推广。

由于道家玄机是今人认识世界借以溯源所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之一，而这种存在又偏偏以巫祝、炼修为表现形态，并得到过历代民众的信奉，所以我们就不能把这一切简单地斥为迷信，来个全盘否定了事。而必须理智地加以分析、研究，以采石炼金的态度，提取出其中的精华，来服务于今日的需要。对此，不妨姑称之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

道家的不同凡响，不是那种远离人类社会的什么雅趣，因为它毕竟是中国大地土生土长、充满泥土气息和芬芳的“土特产”，它有大众十分适宜的口味，不论反对者贬说为“俗不可耐”也好，斥作“下层文化”也罢，它都毫不介意，依然坦荡地沿着其世俗化的道路发展着，担当起“中国根柢”的重任。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灵”，就灵在他除了和其他生物一样有

生存的本能欲望外，还不断地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完善。也就是说：人不仅要解决衣食住行，还有着对希望实现的追求。道教不同于别家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敢于承认并迎合了“人欲”之需。尽管我们反对“人欲横流”，但同时又必须冷静地看到：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特定的条件下，都不能完全没有欲望，除非他已经成了植物人，只剩下躯壳的待死状态，否则就至少有生存的欲望，饥欲食、渴欲饮、寒欲蔽、困欲眠、病欲健、情欲泄等等，而特别是爱与死，则似乎是古今中外各种肤色人种共同不变的欲望与恐惧。对于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永恒主题，诸子百家各有所说，而唯道家最为引人注目。一个“道”生万物的观点，便足以包罗万象，而养气健身，乃至打醮画符、驱鬼除邪、抒不死之法和登飞升化仙之径，更是极具引力地满足了时人之欲想。即便暂时达不到，或者根本难以兑现，也还留有颇为神异的“存想神思”之法可慰渴欲。因此，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伟大思想家又告诉我们：“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而已集·小杂感》）看来，道家玄机中倒很可能真的藏有一把中国人的金钥匙。

关于这个问题，另一位楚人屈原也有同感，而且可以说是感慨万千。但他很实在，没有匆忙、率意地给世人以答案，而是采用提出问题的方式，留给人们170道奇妙的问题，这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气势恢宏、诘问连篇的旷世奇文《天问》。相比之下，老子则早有信心，他创道论道，展示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道”的体系。

对此，《道教与中国文化》的作者认为：“也许是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缘故”，老子这位先哲才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与感受，于玄微之中悟出了道机。那么，“道”是什么呢？它是老子天才思想的结晶，人们无论何时何处都能感受到“道”的存在，它似乎是一种力、一种气化状态的存在，但肯定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它不对人的眼耳鼻舌肤等感觉器官传统递信息，而只作用于心，要人